



南島步行誌

楊荔丹/醫學97

恍惚想起了課堂上的旅人與詩人，劉克襄先生，如何用雙腳走遍了散佈島上的地名，讓小鎮風華喚醒他的流浪意識，於是，一個平凡的午後，一個大問號忽地浮現，終於直直拋向自己：「也來試看看吧！」

但憑一點熱血和固執，很快的決定以台南下行第一站的保安，作為狂想的座標，展開的地圖上自此有了個全新的記號！我打算順行向下，再走回來。只用了一點時間勾勒即將用腳印連綴的路線，未完成的空白就當成旅行的意外，剩下就是真正的出發和漫遊過程了；不過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，這一段未知經歷帶來的期待已悄悄進入潛意識，牽動我細微的情緒變化，說不上來的興奮和不安，巧妙的融合於無形，一直到當天早晨醒來，我也幾乎要忘記今天是六學分考試的大日子，只是默默惦記著車次時間，還有考完試出發前記得補個小眠。

是的，坐在電車上向南奔去的我打從心底輕快起來！

外面的陽光正是南部再熟悉不過的午後毒辣日光，完全眩目的白一舉傾注，正好讓我大大方方把保安瞧清楚。原來保安站十分小巧，收票口旁的木造圍欄刷上淡淡的粉藍，收票員悠閒的疊起到手的綠色車票，看看大

概就這些人了，收完票順便拉上門。出了站可以看到題在木匾額上的四個大字，右邊是挺拔的木麻黃，站前的鋪石子路紅白磚面交錯，再往前有間低矮的甘仔店，大熱天灰青的鐵皮屋頂下賣起了冰棒。左手邊則是半個操場大的天然水池，水邊雜亂生著草，還有一間紅磚房，平添幾分寧靜。

出了車站很快的找到唯一的大路，這邊有一間只剩下正面石階和屋檐飛雕的破房子，地上石刻寫著：「鐵路墘公園」，我花了一些時間來來回回站到馬路上，試圖把這塊看起來被遺忘的角落鎖入相機鏡頭，偶爾奔馳的車輛揚起糝著塵沙的氣流，成了我閃躲間最大的娛樂。

順著大路一直走，一座看起來似是廢棄不用的橘色鐵橋橫在眼前，繼續往糖廠走，當我回頭望向轟隆駛過的橘色莒光號，竟發現襯著油亮田野與低矮灌木叢，橘色鐵橋正以一種完美的弧線浮貼在爽朗的藍天大畫布上。真美！

這條和鐵軌並排的文賢路邊滿是倒地鈴，柏油路面很像拿著巨大鏡子搗蛋的孩子，正一致反射著白光。接連還看了幾班火車駛過，總是來不及取出相機，就看到車尾漸成消失的光點，然後冰品部就到了，不少人特地

停留此處呷涼，但不知道有多少是順便來緬懷過去興盛糖業的呢？

糖廠其實名喚仁德糖廠，轉到虎山路之後，路分兩叉，一方面想著虎山跟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」有何關係，同時也發現了路邊一塊安靜的角落，開紅花的樹、攀白漆鐵架的朱葛和底下的白漆鐵椅，後方一間老舊水泥房，灰撲撲的屋頂下安放著一副公用電話，篩落的日光在更後方的草地和小林子之間的空氣中漾動著。我忘了我是被這景吸引過去的，還是令人愉悅的樹陰、恰如其分的出現哩。

挑了微微向上的小路走，附近應該有間虎山國小，前方出現了個正在修剪樹叢的園丁，隨刀片飛出的碎葉斷枝胡亂鋪灑在地，我不知道自己的出現會不會是一種突兀，遂自然的快步經過。兩旁樹木的高度這時已經可以合攏成互補的陰影，植物種類變得豐富而活潑起來，幾間住宅也森幽得可愛，鳥鳴、蟲聲覆蓋在我微汗的前額，落葉在腳下旋飛舞動，我開始愛上觸目所及的一切了！每一寸土地是不是都要親自走過才会有感情呢？原來人與自然的互動可以如此真率和原始，不禁令我感動！此時心想，放學不趕補習的這些孩子們，校門前面有

一大塊空地，和唯一的、群樹圍繞的陽光小路，那該是我們這些城市小孩失去的、天地間最寶貴的禮物吧。

是該賦歸了，省道一號是最安全的路線，揮別了糖廠急竄的列車，走在文賢路縣道，末端匯流處房子多了起來，遠遠還望見兩排迎風擺動的紅燈籠，這裡每戶人家幾乎都可見相當普遍的芒果樹，我注意到了一棵桑椹，密密麻麻的紫黑果子占滿了綠葉零落的瘦枝，掉了一地沒人在意。站在交會的路口，我是一顆紅血球，等待迴游。

一號省道的景色乏善可陳，倒是經過了幾個熟悉的風景，台南機場、生產路上控窯的廣闊田埂、寒訓的泳池、路口熱氣蒸騰的傳統麵攤子，一路上不時聽見火車追趕聲，也見到國小放學的孩子們、熱鬧的黃昏市場、以及不同臉譜表情卻相似的老人們，或坐在雜貨店前的三輪車上瞇著眼看報，或坐在騎樓下遊目四巡著路人，市井小民的生活就在我身邊幕幕上演，插播著截然不同的心情曲調…。

落日慢慢退到腦勺後方，地圖上的座標飛移北返，在三萬分之一的比例尺間，我就這樣爬行了一條痕跡，